

周三，您赠予我春天

张建梅(济南)

我的手机里珍藏着一段视频，那是2019年4月18日，我第一次走进济南周三读书会时录制的。镜头里的我，正朗读一篇小散文《三斤珍贵的水》，那天，是我与读书会缘分的开始，更是温暖岁月的开端。

此前一个月，同事孙姐发来微信，邀请我加入这个纯文学公益组织。我满心忐忑地询问是否有门槛，孙姐的一句“很随意，交不交作品都没关系”，打消了我的顾虑。

那天的读书会，文友们的点评直言不讳，交流轻松幽默，整个氛围热情又宽松，我就像被一个巨大的磁场所吸引。从此，周三便成了我与读书会不变的约定。

印象最深的，是文友刘荣芹老师分享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她眼里含着泪光。那一幕让我想起了自己逝去的父亲，思念翻涌，眼眶湿润。后来，我鼓起勇气写下入会第一篇作品《穿越时空的心灵电波》，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打磨，最终发表在《济南日报》上。我知道，这不仅是对我文字的肯定，更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与告慰，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停不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那声问候已远走》《父亲的泪水》等四十余篇文字，字里行间满是亲人、友情与岁月的印记。85岁的老母亲看到我写的《你那里下雪了吗？》，特意留言：“写得很好，很感人。”这一句简单的评

论，竟让我感到所有的付出与坚持，都有了意义。

工作一直占据着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写作只能靠业余完成。很多时候，我也会偷懒，给自己找不写的理由。时间一长，不提交作品，炳锋会长就会提醒我：“写文章是咬咬牙的事，容不下丝毫的懈怠，坚持住就好。看得见的东西终究会消失，只有精神能一直留下来，搞文学的人，有责任给后人留下点东西。”他还常常鼓励我：“明理仅仅是第一步，然后是久久为功，然后是自然道成。除此，文学并无他途。”正是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下，我已写出了四十余篇文字，约九万字。虽然离“刻苦”还差得很远，但我这个“文学小白”，终究还是在每周的文学熏陶下点滴进步着。

七年里，读书会几经易址，从山大数码港到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距离我家越来越远。但王强会长、冯庆霞等文友，总会顺路捎带我，从未让我有舟车劳顿之感。路上，官春生先生、臧景亮先生，还有同行的文友，我们会一起讨论当晚交流的文章，分享各自的想法与收获。那一路的欢声笑语，送走了一周的疲惫，也更像一个移动课堂，让我在潜移默化中进步。

如今，周三读书会早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人问我它带来了什么，我总会想起汪国真的诗句：“让我如何感谢你，当我走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春天的消息

马文东(甘肃)

风醉了
树枝像小仙女，在舞蹈
嫩芽探出头
炊烟爬过屋檐
春雨，为大地抚上一层白纱

燕子舞着剪刀
溪水哼着小曲
吻着岩石
阳光踮着脚，杏花笑了

衣角沾着香息，指间绕
叶子笑出了皱纹
日子泡在蜜罐里发腻
心事却像蒲公英
一吹就散，一碰就碎

秋星

吴许涛(河南)

风从衣架上调回手指
母亲的白发被阳光泡软
炊烟像井绳
把深灰的暮色，轻轻提上来

豆荚突然炸开
金黄的鼓点，敲响蟋蟀
母亲的簸箕，接住整个秋收
剩下的光，从指缝间往下撒
抬头时，不小心触动了开关
万家灯火，漫过田坎

人生

宁江岚(陕西)

雨，尽管下吧
你赠予我的宁静
足够我享用一生
细细珍藏，来生亦余盈
我不必借一场雨证明
孤独本是生命底色，何须印证
我是人间一粒尘埃
风过便轻散无痕
这场雨，是我的独白
不问黑白，不设预知
前路从无预设坦途
输赢皆作烟云看
心自渡，便是归处

行旅

吴春霞(湖南)

夜雾漫卷，关关难渡
我亦步步向前，不负此生尘缘
花落自有重开日
月缺终有再圆时
曲声入怀心自定
不教哀愁绕青丝
看透冷暖，心自明亮
走过人间万里，脚步愈见铿锵
长风在前，波涛在后
只管迎风踏浪，直抵繁花彼岸

等待与归途

——读牧云的诗歌

顶针(临沂)

诗人牧云(王玉新)的作品，以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意象，勾勒出乡土语境下生命的感知，他将自我置于事物之中，赋予其不变的定义，从而呈现出人情之美与时光深处的哲思。

一、时间中的等待与生命的韧性

《丝瓜》一诗中，牧云借助丝瓜从发芽、开花到结籽的自然规律，构建了一场关于等待的情感历程。“把一壶老茶喝见了底”一个简单细节便写尽了等待中的时间流逝与无奈。茶喝见了底，时光也见了底，而所等之人尚未归来。诗末的转折尤为动人：“莫等心儿老了/只剩咬不动/扯不开的故事”，这尚未完成的等待，恰恰道出了人生情感的常态——圆满难得，遗憾常伴。

有趣的是，诗人并未沉溺于焦躁与抱怨，反以豁达闲适的笔调书写这场韧性十足的等待——丝瓜在架上开花，招来蜜蜂，在风中游荡，季节就这样缓慢而闲适地流转着，等待本身也成了一种从容的生活。

二、冬日的两种抒情姿态

牧云的两首冬诗形成微妙对话，展现不同抒情维度。《冬之恋》轻盈如童话，将飘雪之夜与格林童话并置，营造出一个纯真而忧伤的抒情空间；《这个冬天没下雪》，则将抒情主体从私密回忆转向更广阔的关切：“这不只是我的期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人/和孤影寒江的钓者”。这一转折将个人情绪升华为对集体生存状态的凝视——当自然秩序失常，本该落雪的冬天没有雪，牵动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诗意情怀，更是庄稼人的生计、垂

钓者的孤影。这里，诗人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情感跨越。

三、向内行走的归途

如果说牧云在《丝瓜》中的等待指向他人，那么另一组诗则将目光转向了自我与来处。《春归》中“这个春天漫长了些/我还躲在去年的回忆里”，时间的错位暗示着归乡的渴望；《心之归》里“天明了，心儿亮了/小草有了绿色/伴着春风，我已出发”，“小草”在这里既是故乡风物，也是重新萌发的生命意志。从“躲在回忆里”到“我已出发”，情感的轨迹清晰可辨。

值得注意的是，牧云笔下的“归途”并非单纯的地理返乡，更指向一种心灵的内收与安顿。《带走一片蓝天》中，山川、海洋化为自由的空间，“蓝天”则成为灵魂的容器，“闭上眼睛听风过耳/将洗净的魂灵/融进那片蓝天”，这里的归处，已是内心的澄明。《听花》以花开、蜂鸣、溪流书写自然的交响，在精微的感知中完成情感的升华。至于《林中小径》，诗人用朴素干净的语言，勾勒出一条通向内心深处的幽径，那是精神的秘密花园，也是禅意栖居的所在。

从《丝瓜》中的等待，到冬日诗篇里私密与公共情感的交替，再到向内行走的心灵归途，牧云的诗作编织出一条从“等待”到“归途”的情感脉络。等待的尽头未必是相逢，却可能是更深的自我归来。期待诗人如丝瓜藤蔓般，继续贴近生活，开出更多充满诗意且坚韧的花朵。